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(3)

刘锡诚 高洪波
雷达学 李炳银 编

目 录

王安忆.....	1
雨，沙沙沙	
新来的教练	
王尔碑.....	89
鸟市抒情	
小草集	
王小妮.....	47
碾子沟里，蹲着一个石匠	
雨夜	
王英琦.....	58
不该遗忘的废墟	
牛正襄.....	59
风雪茫茫	
包 川.....	75
母爱	
高音喇叭	
刘俊民.....	99

相逢在黑暗的尽头

刘杨园148

我的歌

南行小诗

余未人151

春风化雨时

李小雨168

海南情思

红纱巾

李天芳171

打碗碗花

李玲修177

笼鹰志

李惠薪201

老处女

舒 婷229

祖国呵，我亲爱的祖国

四月的黄昏

谷 应238

晶晶落生记

林 子268

眼睛

给他

张辛欣275

一个平静的夜晚

我在哪儿错过了你？

陈 丽	325
妈妈	
陈祖芬	335
祖国高于一切	
白雪抒情	
陈瑞晴	351
猜猜	
杲向真	377
小胖和小松	
航 鹰	393
开市大吉	
铁 凝	423
灶火的故事	
凌 力	451
星星草（片断）	
徐乃建	473
因为我是三十岁的姑娘	
黄蓓佳	485
公墓	
龚巧明	493
思念你，桦林	
陶斯亮	517
竹庄草青青	
生命——灵魂	

温小钰	581
宝贝	
彭鸽子	551
天涯沦落	
傅天琳	568
血和血统	
果园姐妹	
葛翠林	571
飞翔的花孩儿	
蒋 韵	585
孙老先生	
戴 晴	601
不	
消失了的号音	
戴厚英	681
我从失去中得到，我将创造	
后 记	641



王安忆

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出生于南京，五五年随母亲转业到上海，一九六一年上小学，六六年上中学，六九年初中毕业，七〇年四月到安徽五河县插队落户，七二年十一月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，在乐队拉手风琴。七五年开始学习写作，七六年十一月，在《江苏文艺》发表第一篇散文《向前进》。一九七八年四月调回上海，在中国福利会《儿童时代》社任编辑工作。七九年，在上海《少年文艺》发表小说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，获《少年文艺》七九年度好作品奖，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评奖获二等奖。一九八〇年四月，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，学习期间，写了《雨，沙沙沙》等短篇小说。

雨，沙 沙 沙

天，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。等末班车的人们，纷纷退到临街的屋檐下。一个穿扮入时的姑娘没动弹，从小巧的手提包里取出一把折叠伞撑起来。路灯照着伞上的孔雀羽毛花样，看起来，象一只开屏的孔雀。雯雯也没动弹，只是用白色的长围巾把头包了起来。这显得有点土气，上海时髦的女孩子，有的已经在髻发上斜扣着绒线帽了。不过雯雯不在乎，泰然地站在“孔雀姑娘”身边，一点都不回避这鲜明的对比。一同从农村回上海的同学，都迅速地烫起头发，蹬上高跟鞋，见了雯雯就要说：“你太不爱漂亮了。”而雯雯就会立即反问：“谁说的？”她不承认。

远处亮起两盏黄色的车灯，公共汽车来了。躲雨的人走出了屋檐，候在马路边，“孔雀姑娘”也收起了“屏”。可雯雯却踌躇不决地退了两步，她似乎在犹豫，是否要上车。

汽车越来越近，车上的无线传话筒，清楚地传来女售票员的报站声，那是一种浓浓的带着睡意的声音。人们急不可耐地向汽车迎去，又跟着还在缓缓行驶的车子走回来。其实车子很空，每个人都能上去。可在这深夜，想回家的心情变得十分急切。只有踏上了车子，回家才算有保证。雯雯不由自主地向车

门跑了两步。一滴冰凉的雨点打在她脑门上，雯雯的脚步停住了。

“喂，上不上啊？”这声音显然是向雯雯嚷的，因为车站上只有她一个人了。雯雯醒悟过来，上前一步，提起脚刚要上车，又是一大滴雨水打在脑门上。这雨点很大，顺着她的鼻梁流了下来。是在下雨，和那晚的雨一样。雯雯收起脚往后退了。只听得“嗤——砰！”一声，车门关上开走了。“发痴！”是售票员不满的声音。在这寂静的雨夜，通过灵敏度极高的扬声器，就好象全世界都听见了。雯雯心里引起回声：

“发痴！我是发痴了？”雯雯问自己。一个人站在突然寂静了的马路上，想到要走七站路才能到家，而且夜要越来越深，雨会越来越大，雯雯不禁缩了下脖子。不过她又并不十分懊恼，她心里升起一个奇异的念头：也许他会出现在面前，披着雨衣，骑着自行车……他不是说：“只要你遇上难处，比如下雨，没车了，一定会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。”说完一蹬脚踏，自行车飞出去了。飞转的车轮钢条，在雨洗的马路上，映出两个耀眼的光圈。现在出现在面前的该是谁呢？除了他，雯雯想象不出别的形象。

雨点子很细很密，落在地上，响起轻轻的沙沙声。雯雯把围巾紧了紧，双手深深地插进外套口袋，沿着公共汽车开去的方向走着。两辆自行车从身后驶来，飞也似地驶去，一眨眼就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。下着雨，人人都急着奔回去，可她——

“我是发痴了？”雯雯在心里又一次问自己，她放慢了脚步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补救呢？算了，走吧！反正末班车开跑了，确实没办法了。是啊，没办法了，和上次一样。上次怎么会“脱班”的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是老艾和她说话呢，一下扯晚了。

老艾是雯雯他们的车间主任，同时又是个慈祥的老阿姨。她喜欢雯雯，雯雯的妈妈又特别信任老艾。人家说老艾和雯雯有缘分。老艾给雯雯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姓严，是高考制度改革后入学的大学生。妈妈对雯雯说：“可以互相了解了解。”雯雯轻轻地说：“为什么要了解？”妈妈迟疑了一下说：“为了爱情。”雯雯更轻地说：“爱情不是这样的。”她总觉得这种有介绍人的恋爱有点滑稽，彼此作好起跑准备，只听一声信号枪：接触——了解——结婚。唉，雯雯曾对爱情充满了多少美丽的幻想啊！哥哥说：“天边飞下一片白云，海上飘来一叶红帆，一位神奇的王子，向你伸出手——这就是你的爱情。”雯雯对着哥哥的挖苦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只是牵动一下嘴角。她不知道爱情究竟是白云，还是红帆。但她肯定爱情比这些更美，更好。无论是在海上，还是天边。她相信那总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，在等待她。爱情在她心中是一幅透明的画，一首无声的歌。这是至高无上的美，无边无际的美，又是不可缺少的美。假如没有它，生活将是不完全的。要说，这也是过去的想法了，这美被风吹日晒得渐渐褪了色。可是，那也决不是一声信号枪可以代替的。不是，啊，决不！雯雯坚决地摇摇头。

哥哥又说了：“天边飞下一片白云，海上飘来一叶红帆……”不等雯雯牵动嘴唇，他就加快速度，提高嗓门接着往下说，“船只进港，在吴淞口要受检查，来历不明进不来上海港。王子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布票白糖肥皂豆制品。现实点吧，雯雯！”这位七〇届海洋生物系大学生，学了一年专业，搞了四年“革命”，农场劳动一年后，分配在中学教音乐——天晓得。现在，他常常发愁没有好海味来发挥他的烹调术，这也许是他过去的爱好和专业，留下来的残余之残余了。

听了这一席话，妈妈重重地说了三个字：“神经病！”而雯雯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笑了，但笑得无可奈何而辛酸，好象是在笑自己的过去。那位小严同志，看来也是个自尊的人，他没有死皮赖脸地来缠雯雯，这也博得了雯雯的好感。她真的犹豫了，然而她在犹豫的阶段停留得太久了。整整三个月，还没给人一个准信。那天晚上交接班时，老艾拉住雯雯在更衣室里，说：“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。”等她把此人生平叙述完后，雯雯跑出厂门直奔车站，可末班车“嘟”的一声开跑了。天又下起雨来。……

和这会儿一样，开始是一滴一滴落在雯雯额头上，然后就细细绵绵地下个不停。那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就象是有人悄声慢语地说话。

雯雯的额发湿了，滴下冰凉的一颗水珠。她伸出舌头接住水珠，继续向前走去。不知不觉，一个站头过去了。雯雯又问了自己一遍：“我是发痴了？”“不！”她很快就否定了。他说不定会来的，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在人差不多要绝望了的时候。就象那天——

那天，雯雯朝着开跑的汽车叫了声：“等等！”随即就撒开腿追了。其实她很明白腿和汽车的速度悬殊，可她还是追了。这是她能做的唯一的努力，人总是不那么容易放弃希望。只要尚存一线，就要拼命地追啊追，尽管无望。一辆自行车赶过了她，但还被汽车抛远。而雯雯仍然追着，又叫了声“等等！”这声音在深夜听来，显得绝望而可怜。汽车越跑越远，而那辆自行车却转回了头。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，这声“等等！”是满可以认为在招呼他的。自行车一直驶到雯雯身边，停下了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叫你。”雯雯摇摇手，眼睛望着慢慢消失的

汽车尾灯，又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滴滴嗒嗒沉着脸的天。

“坐我的车也可以的。”骑车人说，他披着雨披，雨帽遮去了上半个脸，但能感觉出这是个小伙子。

“坐你的车？”雯雯的眼睛发亮了，可只闪烁了一下，她立刻警觉起来，这会不会是无聊的纠缠？她摇了摇头：“不！”

“不要紧，交警下班了。万一碰上，你看，我就这样，（他举起左手）你赶快跳下车。”

他的误解和解释，雯雯倒喜欢，这使她放心了一点。可她还是摇摇头，头发梢上甩下几滴水珠子。雨下得不小，远远走七站路，确实是件要命的事。她不由回过头看了一眼自行车。

雨帽遮住他的眼睛，他没看见雯雯的犹豫不决，催促道：“快上车吧，雨大了。”是的，雨越下越大了，“沙沙沙”的声音几乎变成了“哗哗哗”。

“你不上？那我走了。”那人淡然地，说着就跨上了车。

“啊，等等。”雯雯急了。他这一走，这空荡荡的马路上，就只有她一个人，冒着雨，走七站路。她顾不上犹豫了，跑上去，果断地坐上了车后架。

他一蹬脚踏，车子冲出老远，雯雯身子一晃，伸手往前抓，但又赶紧缩回来抓车架。她忽然紧张起来，这是个什么人？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？哎呀，雯雯太冒失了，她不觉叫出声来：“你往哪儿去？”

这声音委实太响，而且太突然，吓得他哆嗦了一下。他放慢了速度说：“顺着汽车的路线，错了？”

没错，可他也未免太机灵了，这更加危险。

“对吗？”他转过头问，雨帽滑到脑袋后头了。

雯雯点点头，不吭声了。她看见了他的眼睛，很大很明

亮，清清澈澈，好象一眼能望见底，雯雯的紧张情绪松弛了一点，但她仍然不能放心这个陌生人，尽管他有一双诚实的眼睛。眼睛？哼，雯雯自嘲地微微耸耸肩。眼睛能说明什么？曾经有过一双好眼睛，可是……雯雯不由地叹息了一声。

小伙子奋力踏着车子，顶风，又增加一个人的负担，看来有点吃力。他身体前倾，宽宽的肩膀一上一下。而雯雯坐在这宽肩膀后头，倒能避避雨了。雯雯抬起头，望着他的背影，脑子里老是缠绕着一个念头：他会不会有歹心？他完全可能拐进任何一条小路，小弄堂。马路上静悄悄，交警下班了，可是他一直顺着亮晃晃的汽车路线骑着，没有一点要拐进小胡同，拐进黑暗中去的意思。已经骑过三个站牌了，在骑过一个街心花园时，他忽然松开车把，满头满脸抹下一把雨水，一甩。不偏不倚正好甩在雯雯脸上。雯雯紧闭眼睛低下了头，心里有点暗暗好笑自己的多疑。

“你家住在哪儿？”小伙子发问。

啊，开始了，雯雯明白了，接下去就该问姓名，然后作出一见如故的样儿说：“认识认识吧！”哼！雯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。这一套她见过，过去那个人，进攻的方式要抒情得多，他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好象见过你。”可后来呢！雯雯不无辛酸地合了合眼。

“你家在什么地方？该在哪儿停？”小伙子又问了。雯雯这才想起来这不是公共汽车，不是到站就停车的。但随便怎么也不能告诉他住址。她只说：“停在前面第三个站头上好了。”

小伙子不作声了。雨下得小了点，可却象扯不断的珠子。尽管有人家肩膀挡着，雯雯的外套仍然湿透了，头发直往下滴水。她干脆低下头闭起眼睛，任凭雨细细绵绵地侵袭。

“真好看！”小伙子轻轻地赞赏着。

什么好看？雯雯睁开眼睛，这是怎么啦？雨蒙蒙的天地化作橙黄色了，橙黄色的光渗透了人的心，雯雯感到一片温和的暖意，是不是在做梦？

“你看那路灯！”小伙子似乎听到雯雯心里的发问。啊，原来是路灯，这条马路上的路灯全是橙黄色的。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谁不喜欢呢？”雯雯真心地说。

“嗯，不喜欢的可多了，现在的人都爱钱。钱能买吃的，买穿的，多美啊！这灯光，摸不到，捞不着。可我就老是想，要是没有它，这马路会是什么样儿的呢？”说着他回头望了望雯雯。

“岂止是马路？”雯雯在心里说。这时她发现自行车停了下来，小伙子下了车。他快手快脚地解下雨披，没等雯雯明白过来，就将雨披抡出个扇形，披上了雯雯的肩。不知是小伙子看到落汤鸡似的雯雯冷得打战，还是这灯光的美使他温柔了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雯雯抬手去扯雨披。只是这时的推辞中，已经没有戒备了，真心感到过意不去。

“要的！要的！我身体棒，雨一落到身上，马上就烤干。你瞧，都在冒烟呢！”真的，他的脑袋上腾起一缕热气。“你家离站头有多远？”

雯雯不加思索地告诉了他，几条马路，几弄几号几楼，统统告诉了他，在这么一个橙黄色的温存的世界里。

“你看前边。”小伙子压低声音说，好象怕惊扰一个美好的梦似的。

前边，是一个蓝色的世界。那条马路上的路灯，全是天蓝色的。“我每天晚上走过这里，总是要放慢车速。你呢？”

“我都是挤在汽车里，没有注意过。”雯雯老老实实在地说，心里不觉有点遗憾。

“以后你就不会放过它了。”小伙子安慰雯雯。

车子骑得很慢，显出不胜依依。可是，这路毕竟只有一段，不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从这天蓝色中走出，忽然感到暗了许多，冷了许多。夜更深了，更静了，而那已经克服了的戒心和疑惧悄悄地上了心头。好在，前边就是雯雯的家了。车子缓缓地停稳了，雯雯下了车，跳进门廊，动手就解开雨披，交给了小伙子，说：“多亏了你，谢谢！”

小伙子系着雨披，尽管一身湿透，但仍然兴致勃勃：“谢什么？不碰上我，碰上别人也一样。”

这句很平常的话里，喷出了灿烂的火花，使雯雯十分惊喜。“真的吗？”雯雯的脸象一朵绽开的花。到了家，她心里踏实了，轻松了，一切都由于这个值得信任的小伙子。

“真的！”小伙子认真地说，“我在农村插队时，有一次骑车上公社领招工表。到了公社才知道，名额被别人顶了。气得我呀，回去时，从坝子上连人带车滚了下来，腿折了，不能动！十里八里也没个庄子，不见个人，我干脆闭上眼睛，随便吧！忽然，贴着地面的耳朵听见远远走来的脚步声。我想看看这人的模样，可眼睛睁不开。只感觉到他在我腿上放了一株草，一定是灵芝草。我一鼓劲就站起来了。”

“是个梦。”雯雯忍不住插嘴了，她听出了神。

“是个梦，不过这梦真灵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伙割猪草的小孩，硬把我给抬到了公社医院。”

雯雯由于对小伙子产生了好感，因此，他的遇难得救，也很使她高兴。

“真的。只要你遇上难处，比如下雨，没车了，一定会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。”他说完，一蹬车子，头也不回地消失了。

……走过第二个站牌了，并没有人出现在面前。雯雯不由停下了脚步，朝四下望了望，她发现自己太傻气了，也许那小伙子只不过是随便说说，她怎么当真了。他的话固然挺动人，可是雯雯在十来年的生活中失去的信念，难道会被这陌生人的席话唤回？谁又知道他这些话是真的还是编的。雯雯责备自己怎么又被这些话迷惑住，她早该觉悟了。当那白云红帆送来的人对她说：“我们不合适”的时候，她就该醒悟了。

白云红帆送来的人呵！不知是从天边，还是海上来的。他站在满地的碎玻璃片上，阳光照在玻璃上，将五光十色折射到他身上……

那是“复课闹革命”的时候，雯雯背起久违的书包，高高兴兴来到学校。而学校刚结束了一夜的武斗，教学大楼上一扇扇没有玻璃的窗口，象失去了眼球的眼睛。雯雯拎着书包，踩着碎玻璃慢慢向校门走去。

这时，她看见了他。他没戴红袖章，也拎了个书包。他在等什么？是在等雯雯？不知道。当雯雯走过他身边时，他也转身随着雯雯一起走出了校门。他忽然说话了：

“我好象见过你。”

“一个学校嘛！”雯雯淡淡地说。

“不是在学校里见的。”他又说。

雯雯困惑了，停住了脚步。

“在什么地方呢？”他认真地想着。

雯雯困惑之极，却恍惚觉得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。

“在梦里。”他嘴唇动了一下。不知确实说了，还是雯雯在想。反正，雯雯微笑了。

他们认识了，相爱了。他们不用语言来相互了解，他们用眼睛。那是双什么样的眼睛啊！真诚，深邃，包含着多多少少……透明的画，有了色彩；无声的歌，有了旋律。雯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爱情，她是沉醉的，忘记一切的。忘记了自身的存在，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可时间在走，一届届的中学生，莫名其妙地毕业了。他焦躁不安，当接到工矿通知后，又欣喜若狂。雯雯也高兴，是因为他不再焦愁。

很快就轮到雯雯分配了，一片红，全部插队。雯雯有点难过，因为要和他分两地。坚贞的爱情本来能弥补不幸的。可是他却说：“我们不合适。”这真是雯雯万万没想到的。爱情，就被一个户口问题，生计问题砸得个粉碎。这未免太脆弱了。可却是千真万确，实实在在的，比那白云红帆都要确实得多。雯雯哭都来不及，就登上了北去的火车。心中那画呀，歌呀，全没了。只剩下一片荒漠。可是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这荒漠逐渐变成了沃土，是因为那场春雨的滋润吗？

自从那场春雨过后，雯雯晚上出门前，总先跑到阳台上往下看看；下中班回家，离这儿有十几步远时，也总停下往这边瞧瞧。深怕哪棵树影里，哪个拐角上，会闪出那人，一脸恳切钟情的样儿：“我们又见面了！”现在的人可狡猾了。他们付出，就是为了加倍地捞回。那双眼睛，看上去倒是十分磊落，可谁敢保证？

不过，那人并没有露面。十天，二十天，一个月，一直没有露面。雯雯慢慢地放松了戒备，可她还是常常从阳台上往下望。或许这成了习惯，然而，在这习惯中，还包含着一点，一

点期待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或许就因为 he 不再露面。雯雯开始想起他们的分手，分手前的几句话……在她的思绪回溯中，那紧张和戒备，全都无影无踪。照耀始终的是那橙黄和天蓝的灯光。

.....

透过乌蒙蒙的雨雾。雯雯看见了第四个站牌。发现雨停了，“沙沙沙”的窃语声悄然消失，屋檐上偶尔滑下一颗水珠溅在地上。雯雯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从头上放下围巾，然而心中又冉冉地升起了希望：也许他预料到今天这场雨不会下大，不会下久。也许是下一次，下一次，真正是下雨的时候，真正是碰上难处的时候……唉，连雯雯自己都不能解释，这希望，怎么会是这样不灭不绝的。这只是自己一个美丽的幻想，而她却是怎样地信任这个幻想啊！她把信任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。

那个星期天，雯雯对难得上门的小严同志说：“我有朋友了。”小严走了。不难过也不动气。这人倒实在，不虚假。只要不装，他们的分手本不会有难过或动气。他刚走，在厨房炒鱼片的哥哥就冲进房间，说：“雯雯你疯了！你哪来的朋友？”

雯雯不耐烦地说：“给你说有了，就有了嘛！”

妈妈温和地劝雯雯：“老艾对你们双方都了解，这样认识的朋友比较可靠。”

“我有了！”雯雯抬高了声音说。她又想起在那橙黄的灯光下，小伙子说：“这灯光，摸不到，捞不着。”

“啊，我知道了。在那天边，在那海上……”

雯雯忽然发火了，怒气冲冲地打断了哥哥的话：“我说你倒该回到海上去。你曾经做过多少海的梦，现在它们都到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油锅里去了！”

哥哥被妹妹的抢白呛住了，张大着嘴说不出话来。他在毛